

# 莫用 APP 左右可贵的“独立思考”

□ 许艳丽



近日,教育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的通知》,要求开展全面排查,凡发现包含色情暴力、网络游戏、商业广告及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等内容的 APP 要立即停止使用,要将涉嫌违法违规的 APP、微信公众号报告当地网络信息管理和公安部门查处。要采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慎重安装使用面向中小学生的 APP。

(1月3日 新华社)

信息化时代,APP 无处不在,它在为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,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,诸如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,有害信息的无意引入,对视力的影响与损害等。少年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期,其心智尚未成熟,对信息的辨识力不足,过早让少年儿童接触 APP,并将其作为学习的重要载体与工具,虽然能提高学习效率,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,但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小觑。

无论是教师、还是新型的学习媒介,都是学习的外在因素,决定学习效果与质量的还是学生本身。APP 的更新与发展、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,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带来了便捷,但无论如何,其终究是教育的媒介,

是学习的外在条件,只有通过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才能产生作用。

APP 运用得好,可以有效辅助学习,反之,则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伤害。且莫说现如今商业运作下的 APP 广告植入过多,不良信息影响未成年人心智发育,就是常态下的广泛运用,也未必一定对孩子有好处。

把信息媒体当作学生学习的重要媒介,它的致命弱点在于依赖性,学生通过 APP 可以搜索到详细的答案,学生尝到“手指动一动答案就出现”的甜头之后,就失去了自主思考的动力,当思维遇到阻碍或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,学生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借助 APP 的帮助,而不是去独立思考寻求解决。长此以往,将严重影响学生思维的独立

性,造成投机取巧的懒惰心理。

APP 不是孤立的,它的运作需要网络支撑,网络的海量信息以及巨大的诱惑,很容易让孩子深陷其中不能自拔,而教师与学校的要求,也会使孩子用起 APP 来理直气壮,以学习为幌子沉溺于网络世界。

教育部下发文件,要求整顿有害 APP,是对学校网络环境的净化、对学生学习工具的再认识、对信息技术的正本清源,需要学校高度重视,一方面,要正确对待网络媒介,科学使用信息技术;另一方面,要加强对信息技术媒介的监管,对学生予以正确的引导。真正让 APP 为学生所用,而非左右学生的独立思考。

(摘自蒲公英评论网)

## 椒言辣评

### 幼儿园互换礼物,重情还是重价?

新闻背景:新年临近,幼儿园老师一条微信让王女士犯了难。原来,老师请孩子们每人准备一份新年礼物,联欢会上抽签互换。老师特别提示“礼轻情意重”。王女士想让孩子画张贺卡。几天后,老师又发出一条微信,微信中有班级礼物交换角的图片,那些礼物包装精美,一看就知道不便宜。王女士赶紧改变计划,匆匆到商场买了百元左右的高档恐龙。

(2018年12月29日 《北京日报》)

① 武冈市实验中学刘传斌 幼儿园组织幼儿开展礼物互换活动,让孩子学会沟通,享受被同伴认可的自信,非常有意义。但王女士却担心孩子的贺卡太寒酸,拿不出手,而去购买“贵重”礼物,这就让互换礼物本身变了味,无形中给孩子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。可以说,互换礼物由“重情”异化为“重价”,其根源不在孩子,而在家长。折射的是家长功利的攀比心理,是家长把成人化的思维强加给了孩子。

② 河南读者张全林 互换礼物是一个引进来的教育方式,并不适合我国国情,出现“水土不服”的现象并不奇怪。真正的分享精神、交往沟通能力都是在实际生活中领悟出来的,不可能在幼儿园里“摆拍”出来。这样的活动除了给家长找麻烦之外,由于礼物的轻重不能统一,小朋友对礼物的喜好各不相同,很难达到皆大欢喜的效果。真正的友爱从来不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,靠换礼物不但不能增加孩子之间的友情、得到相互认可,反倒平添生分。

③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平 要体现“礼轻情意重”的主旨,不让“贵重礼物”入场,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孩子送的小小礼物设个“套”。如明确要求孩子动手制作小礼物,比如手画贺卡、制作小玩具、设计一张生活照等等;或者明确要求孩子购买的礼物不能超过五元、十元,让家长选择礼物时有约束。有了这样的“套”,家长就不会将心思花在礼物的价钱上,而是花在礼物的心意上。

## 考试“神题”要适度



近日,南京医科大学 2017 级临床专业的学生在一门选修课的期末考试卷上发现,总共 60 分的试卷上有一道 50 分的考题。题目为“下面哪几位老师给大家上过课”,要求在照片中的 7 位教师中选择 5 人。有人认为这是教师在考题中不按常理出牌,鼓励学生展开想象,大开“脑洞”,把所学灵活运用。但也有人认为,考试是很严肃的事情,不能搞得太娱乐化。

石向阳

## 王诗龄的课表,无法定义每个人的成功

□ 封寿炎

“王诗龄的课表”最近再次成为网络热门话题,在知名主持人李湘女儿王诗龄的课程表上,从周一到周日,钢琴、大提琴、油画、书法、瑜伽甚至织毛衣,各种学习安排挤满了她的课余时间。对此舆论不吝赞誉:“王诗龄课表曝光,你是 985 都输她”,“看吧,比你聪明、条件比你的人,还比你拼命十倍!”

(1月2日 光明网)

假如这张课程表不属于王诗龄,而属于一位普通人家的孩子,舆论未必如此友善。长期以来,在围绕学生负担展开的讨论中,焦虑的家长一直是舆论的众矢之的——父母无视孩子本该拥有的快乐和健康,肆意向孩子转移自己内心的“教育焦虑”。

同样一张满满当当的课程表,在普通家庭父母那里可能备受质疑,到了名人李湘和王岳伦那里却获得赞誉。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舆论意见,其实都属于同一套话语体系——成功学的话语体系。

孩子适合怎样的教育,父母给孩子选择怎样的教育,很难简单套用一个标准。但是对于成功的定义,却对任何一个人、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有探讨的必要。在这种讨论中,哪怕贵为社会名流,也不拥有天然的豁免权。王诗龄课余时间被各种辅导班占满,这是否就是“未来成功人士”的定义呢?其他的家长和孩子是否就应该“见贤思齐”呢?未必。

在成功学的这一套话语体系里面,最大的要害并不在于“鼓励勤奋还是纵容懒惰”,而是否认、抹煞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,消弭人的主体性,套用简单、量化的指标对人进行物化和对象化。这是一种注重外在忽视内在的评判角度。拥有多少财富、获得何种社会地位、赢得何种声望,是成功学里面最主要的指标。以此观之,“王诗龄的课表”被津津乐道之外,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她的内心是否快乐,心智是否健全,这样的学习安排是否符合她的潜能发展。

## 留学不是致富的“金光大道”

□ 余娅

卖掉了大明湖畔的小院,花费了约 200 万元学费去澳大利亚留学的济南女孩晓晓(化名),回国后的实习工资只有 1300 元。原本以为“出国就镀一层金”,但是事与愿违,晓晓告诉记者,尝试工作之后,在家里的安排下,她开始了自己的考博之路。

(1月4日 《生活日报》)

社会进步之快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几年前晓晓家卖掉房子、凑齐 200 万元供她出国留学,现如今,却不得不面对“实习工资只有 1300 元”的窘境。与其说是“窘境”不如说是残酷的现实,留学生的含金量下降乃大势所趋,有能力选择送孩子出国的家庭越来越多,加之国内高校实力提升,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,曾经让用人单位趋之若鹜的“海龟”不再是用人单位市场上的“香饽饽”。

这也是为什么笔者不赞同晓晓“考博”的原因。继续深造虽然可以让她暂时摆脱就业压力,但她终究要走上工作岗位,如果选择读博和当初选择出国一样,就是为了“镀一层金”,让自己的简历更加闪耀,那么毕业之后,已经有“博士”光环的晓晓,又该如何面对用人单位的严苛挑选和定价?要知道,“博士”和“高薪”之间,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

正因为如此,晓晓应该放低姿态,像其他没有留过洋的毕业生一样,从“1300 元”的实习工作开始,用能力换取信任,继而赢得高薪,而不是被“海归”的身份束缚。殊不知,“清华毕业生送快递”“北大才子开肉铺”的新闻比比皆是,“学历”不等于“能力”已经成为共识,如果有真才实学,“1300 元”绝对不会成为晓晓的最后“身价”。

换个角度来看,留学不是致富的“金光大道”,但却能让我们拥有精彩的人生历练,晓晓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,经历了不一样的生活,也拓宽人生的可能性,这些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,又何必为“1300 元月薪”郁郁寡欢?

余娅专栏